

忆丽的

我是“丽的呼声”的孩子，一点也没错。父亲进入该广播公司的第二年生了我。

童年是在丽的呼声度过的。不只是家里有一台，多数的伦理故事、历史传说都是在那里听来的，我还有机会去讲故事、唱歌，甚至录广告。我记得有几张旧照片里的我，脸和那个旧式的巨型麦克风差不多一样大；个子不够高，要站到翻过来的抽屉上讲故事。

那时的圣诞节多是跟丽的呼声过的，我还记得里峇峇利路盛梅女士家里的那棵大圣诞树。那时，公司好像一个大家庭，一有大节日就大家欢聚一堂热闹一番。父亲的同事，我都称叔叔、阿姨，很年轻的甚至称哥道姐。叔叔阿姨的孩子们，和我一样，大家都是丽的呼声的孩子；每逢有聚会碰在一起，就玩个痛快，真有点兄弟姐妹般的感情。

丽的呼声里有个小礼堂，常有节目看。我最爱看的，并不是来自外头的艺人们的表演，而是自己阿叔阿姨阿哥阿姐的东西。印象尤其深的，是张昭英女士那“白灵鸟”的歌喉。

丽的呼声也经常举办一些严肃的音乐活动和歌唱比赛。

陈仰厚、陈仰安的男低音是当年我最仰慕的。我还记得有音乐界前辈李豪女士的音乐欣赏讲座，有口琴家游宏任先生的定期节目。

值得一提的，还有赖群进先生为华人播讲的马来语教学节目。

五六十年代的丽的呼声给我留下了美好的记忆——她不仅是一个娱乐媒体，更重要的是，作为一个文化阵地，她做了很多平凡的踏实的教育工作，也给了广大中下层市民无数生活的乐趣。

旧的丽的呼声没有了，楼没有了，那个有线收音机进了博物馆和古董店，老人们也有的走了，有的在家同孙子们一起看电视。但她的“呼声”却永远回荡在新加坡的天地之间。

2000年2月8日